思適齋集

思適齋集卷六

元和顧千里澗蘋

書下

與段大令論椒聊經傳書

委補尊定毛傳鹿鹿未得從事茲承命取還謹奉到其中有記出者亦無甚緊要唯椒聊詩鄙說向與尊定者不同此詩兩章末句自唐石經以下諸本無不皆作遠條且考釋文正義本亦如此日本國古本則皆作遠脩且傳於首章下云條長也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經云遠條傳云條長故箋云遠長毛以長訓

條者謂條脩同字其義兼包條曾在內矣兩章爲字既同訓自無異古本之作脩正依此爲之耳至於章末之傳云言聲之遠聞也乃毛總傳全詩非別爲次章遠條且一句更發傳也例見采蘋木瓜傳末矣此鄙說也尊定於此經首章作脩次章作條既非諸本亦非古本合中外兩書偏據者各一此不能無疑者也於首章下之傳增爲脩條長也而云此言樹云云審爾則鄭箋此不得云椒之氣矣箋既云椒之氣必所據之傳不作脩條長也而鄭意不以傳爲謂樹枝長尤所顯然正義引厥木惟條解此條長以箋訂之

決知其誤而尊定反有與之合者此又不能無疑者

也於章末之傳云聲當作馨云云審爾則豈非即鄭

首章箋所云椒之氣者乎於已改之傳則誠兩章有

別於未改之箋適見其無分此又不能無疑者也大

抵唯以章末之傳爲亥章遠條且別發而經傳遂俱

不可通不得已轉展改易以遷就之然仍未見其可

通也若依鄙說則無用紛更而自無扞格矣此前爲

阮中丞撰考證時所以不載尊定而別作云云者也

今見尊定稿中頗有用考證者而此經未改故敢引

伸前說附呈左右幸覽而采之

荅張子絜問讀毛詩注疏書

辱問毛詩注疏讀法久未奉荅歉甚竊謂讀此書之法與諸凡注疏微有不同何則他經注疏皆一家之學毛詩注疏則傳箋實兩家之學孔仲達作正義於此處最爲斟酌得宜考其序文蓋即本於二劉等者非仲達所能創造也今觀毛以爲鄭以爲之所云云用意粗可概見矣其有須申管窺者唯每條之分析雖明而全體之總例未顯一事而已夫傳也者全是古文家法箋也者或用今文詩破傳或用今文他經說以破傳或又用古文他經說以破傳此自是鄭氏

家法不專主古文亦不專主今文明乎此而後二家之體例憭然經與正義亦憭然也已是故正義解毛不拘有傳無傳者輾轉所受習古文家之說也正義解鄭決知其破毛之意者輾轉所受鄭氏學之說也近時人鮮明此者於是往往泥傳害箋及泥箋害傳甚至誤執鄭詩爲毛詩輒駁正義餘波及乎釋文唐石本豈非讀此書之大病耶向者不揣薄劣思作毛鄭詩考讀一書專論斯旨牽率未就敢舉以爲告試先用此法讀之會晤伊邇疑義相與析深所企望

與吳春齋書

昨在省時承教拙刻爾雅釋水瀾漪爲瀾二字及注有卄無卄弟彼時率爾對以當依陸氏釋文皆有卄別後思之殊自覺其不然何以言之葢上作瀾下作瀾者不獨吳元恭本也以前稍古之本如元人音圖等俱如此而唐石經此處殘闕未必不已如此也上下一字而偏傍各異者如釋訓有是刈是穫鑊煑之也釋魚有𧍘𧍘蛇皆其例則此固難因釋文而竟改矣大凡羣經有釋文本有疏本有唐石本而經注相承之本往往較唐石本爲近與釋文及疏皆不甚合此經與釋文不合顯然特未知邪疏本若何緣陼復

翁皆在邇即煩就所藏一檢而更以示我幸甚幸甚

瀾字於說文實爲正字釋文有廿者自屬假借

與阮雲臺制府書

自違鈞範又十餘年頃奉賜緘深蒙垂注詢及拙著說經之書許以附刻學海堂經解中感愧交并千里早歲雖頗有志於此而迄今尙無成書也嘗讀爾雅病郭注淺陋思採毛傳以下古義尙存者條舉件繫加以駁論又讀康成諸經推尋家法始晤近人痛斥王子雍皆能言其當然之迹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譬之治病未知癥結之所在終無以斷其宿患擬

每事窮彼根源各得其所以然庶鄭王公案由茲而定又讀說文反復有年見許氏自有義例具在本書後來治此者馳騖於外遽相矜炫非徒使叔重之指轉多沈晦且致他書亦苦牽合附會意欲刊落浮詞獨求眞解就本書之義例疏通而證明之自然可與羣籍並行不悖似於小學經學皆爲有益凡此等類草創大綱奔走傭筆事多冗雜究難卒業以副下問今呈論王子雍者一則伏俟誨正便中希示及經解現在所有目錄或有一二未備兼可代訪也使回匆促不盡覼陳

與趙味辛論韓詩外傳誤字書

前索拙校詩外傳猝檢送呈其中鄙見所及大抵略記一二語未詳言所以然并有全未記出者偶省得一條錄上之於左右以備採擇元槧本第五卷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自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此本荀子儒效篇文彼作舉錯而定一朝而伯無詩曰以下云云故尊校依楊倞注伯讀爲霸而改自爲伯刪去可謂白矣謂五字今以廣圻攷之則自當爲白之譌即荀子伯亦白之誤楊所讀非也何以言之有二書之

本文可證也荀儒效篇又云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王霸篇云仁人之所務白也句屢見又云故日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君道篇云欲白貴名致士篇云而貴名白天下願天論篇則功名不白外傳卷一同榮辱篇云身死而名彌白堯問篇末云是其所以名聲不白然則白也者固荀卿習用之語唯此處傳寫誤爲伯耳楊倞注或云顯白或云明白或云彰明其義皆是而此據誤字望文生義則非幸外傳未誤尚可證之乃元槧既以形近譌爲白後來刻本又輒改爲閒遂無由知其當爲白者矣下文可謂白矣

云云若依此說而作申說上文之自解則不須復刪而已無不可通也又荀王制篇云名聲日聞天下願文與致士篇略同而自作日聞者誤也外傳第四卷云欲自貴名又云貴名果白卽荀君道篇文苟欲白不誤而果白作果明亦誤也第五卷又云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卽荀致士篇文自揚者自焉之誤二句以焉字爲對文荀無而外傳增之始亦譌白爲自後又改焉爲揚失之甚者也凡此各條參互鉤稽而誤者與未誤者皆可洞若觀火抱經盧氏校刊荀子於致士篇著校語云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日聞此恐

有誑緣盧不了貴名之解故其所說顚倒當附訂之
未識高明以爲何如幸進而教之其餘條未能覼縷
尚容濆聞

與鄧澥泉書

昨坐閒言鄙意景參通鑑注於地理不能無失遂承
虛懷下詢因卽舉洮水一條爲例今請終其說史記
本紀云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又云
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
漢書本紀同史記列傳云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又云
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又云

鄱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漢書列傳同合而讀之高祖自將一戰勝布於蘄西於此遂還故令別將追布也布敗走渡淮數止戰者皆與別將戰也即所云擊布軍洮水南北者也皆大破之是其不利也至於與百餘人走江南以後則布已不能軍有追而無戰矣是故徐廣注洮水在江淮閒者確解也温公編通鑑乃上文云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下文云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荅兩載本紀列傳一轉移閒重複倒錯頓失史漢之意而忽畧於不易覺於是洮水徐廣

在江淮間之解雖已無所施亦復忽略於不易覺而已景參作注訂正通鑑者不少而於此乃曰通鑑上文布軍既敗走江南高祖令別將追之別將擊布軍於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則洮水在江南明矣引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云云其作釋文辯誤言之甚詳則誤矣夫史漢爲通鑑所自出紀傳具在參驗非難上令別將追之及別將擊布軍決在走江南之前景參何以不加契勘單據通鑑之重複倒錯者望文生義以爲皆在走江南之後而執作洮水必在江南之證乎且布之走江南也纔及茲鄉便遭梟滅是與百

餘人若未嘗竄過鄱陽西南一步果洮水在江南果戰洮水在走江南之後亦應在鄱陽東北之境安得飛度遙集遂在湘中零陵豈非風馬牛不相及者乎景參又曰布舊與長沙王婚旣敗走往從之而洮水時屬長沙國境內英布之軍實大敗於此則尤謬史漢明言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僞與俱亡走越布信而隨至鄱陽並無布往從長沙之事亦並無長沙國境內有布軍之事更並無布敗長沙然後還走而向鄱陽之事一檢史漢其失立見不待深辨矣嗟是江淮閒水無謂之洮者則以川塗名目千回百改徐廣所

指當今何水豈能臆度竊謂墨守晉代相承舊解求之馬班正文旣通便可闕疑無取鑿空他條似此者未得一二聊以區區質諸高明幸不吝教之

與劉金門宮保書

宮保大人閣下頃奉而諭廿五卷改回拙校一條仰見弟客訓示載深感嘆但拙校實係確有所見不得不罄陳於左右蓋此文自更以來月五日於太清宮聖前恭以上上是上尊號制之文唐大詔令七十八卷第三葉此文止於恭字其第四葉接云申冊禮宜令所司卽詳定儀注聞奏而上尊號制畢矣本明白無

疑也自禮字王憲以下是謂五陵赦之文唐大詔令七十七卷第十葉此文起於禮字上接第九葉即謂五陵赦之上半篇末行之末云邪王守禮以邪王守禮四字成句亦本明白無疑也裝訂詔令者誤將七十八卷之第三葉錯簡於七十七卷第九葉之後第十葉之前而鈔寫此文時又沿其誤於是上尊號制之眞尾失去而迥不相涉之謂五陵赦尾誤承其下牽合一恭字一禮字皆割裂所餘痕迹未泯故抽校直據詔令削其誤承者三百數十字而以眞尾十四字補全之也且謂五陵赦之尾斷不容誤承上尊號

制之下又非僅執詔令而遷定之也嘗考舊新兩唐書謁五陵在開元十七年己巳歲故其文有寧王憲薛王業等文又有開府王毛仲與毛仲本傳十七年從朔五陵吻合嗣後廿二年薛王業薨廿九年寧王憲薨而王毛仲卽於十九年正月賜死紀傳具有明文者也若夫上尊號在天寶八載己丑歲本紀亦具有明文上距開元己巳有二十一歲之久凡憲業毛仲諸人無一生存者安得復有因上尊號而賜此諸人物之事其不容誤承據此灼然可斷矣又其文有京兆府供頓縣考唐會要元和郡縣志諸書獻在三

原昭在醴泉乾在奉天定在富平橋在奉先皆京兆
府所屬故十七年十一月之親謁五陵也自五日辛
卯至廿二日戊申凡歷十有八日此諸縣所以有供
頓也若夫太清宮即在西京大寧坊西南角故八載
閏月丙寅之親謁太清宮冊尊號也一日而畢耳無
所謂供頓也是亦可決其必爲謁五陵散尾而不容
牽合上尊號文之一端據所見者如此其見苟非仍
望無隱乎爾以開顓蒙其見或是更望俯採鄙議可
以不復改回謹俟轉圜曷勝幸甚自去歲一切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銘刻不忘況眇小鯫生又奚敢抗論

於先生長者之前誠恐有諾諾而無諤諤則不敬莫大乎是故特輕冒嚴威臨楮伏增戰越

與吳山尊學士書

山尊先生學士閣下頃偶思謁五陵掖尾不容誤承上尊號制下者又有明白無疑之處不止前與劉宮保書內數端蓋其文有云忠王浚棣王洽鄂王涓榮王滉光王涺等唯謁五陵在開元十七年故其稱名如此也後此至廿三年下皇太子諸王改名敕而浚改名璵矣洽改名琰矣涓改名瑤矣滉改名琬矣涺改名琚矣安得至天寶八載所下制文中忽然又稱

其前名耶且忠王者肅宗也於廿六年立爲皇太子
廿八年又更名紹天寳三載又更名亨則至此須稱
皇太子亨矣又安得忽然仍稱之爲忠王浚也況至
此載鄂王光王早於開元廿五年廢爲庶人又安得
仍復其王號耶乃知此文中郎以爲于毛𫏐等死生
存亡難於查考而祇就諸王一名號之間便斷然不
能相牽合如此倘從前舉告宮保其或者因此悟而
信之乎今雖成事不說仍以聞左右者一則見學問
之道無窮讀書苦不熟用心苦不精眼前有如許道
理不會立地拈出深以自訟一則見無意中得此與

前者數端竟若互相證成豈非我輩既立一說舉凡上下四邊言之所未及皆可旁推交通於學問之道何不爲隔絕差以自慰耳惟幸知音教之

與孫淵如觀察論九卷本古文苑書

淵如先生閣下承諭以古文苑多從類書中采出洵精確不易之論也曾考此書世傳爲唐人所錄未見其然何以言之石鼓之一是皇祐四年向傳師求得者施武子言每行自四字而上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之由云云而此書所錄亦但有下四字耳然則必在向傳師磨去後非唐人一也王厚之言詛楚文有

三皆出於近世初得告巫咸文於鳳翔云云集古錄
云右秦祠巫咸神文流俗謂之詛楚文而此書所錄
告巫咸者正謂之詛楚文矣然則必在得告巫咸文
後非唐人二也集古錄漢樊常侍碑跋云右漢樊常
侍碑云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此碑蓋初不
見錄於世云云洪文惠言字子仲以歐公云佑者爲
誤而此書所錄亦云君諱安字子佑然則必在集古
錄後非唐人三也由是推之此書乃宋人所錄其時
隋以前集罕存凡不全各篇采諸唐人類書固其宜
矣至於九卷本脫誤不少卻非章樵廿一卷本所能

補正廣圻於校刊時曾取宋板章本細閱知樵實未得此書要領就中最是者莫過於據唐人類書各條而已然其遺漏則如琴賦藝文類聚四十四引首多爾乃言求茂木至琴瑟是宜十二句及楚妃遺歎雞鳴高桑二句司徒箴藝文類聚四十七引多恪恭爾職以勤王機二句之類皆未補又如酉谷關賦壺口石陘貫越代朔初學記七引陘字代字不誤柳賦豈駕遲而不屢初學記廿引遲字不誤儉約裁盂鑿斗斗字韻藝文類聚卅五引不誤責髯奴辭則論說虞唐唐字韻初學記十九引不誤之類皆未正他如蔡

邕述行賦載中郎集全篇并序千有餘言經籠所錄止白藝文類聚祇存數語樵不能甄攷而退此賦於其廿一卷內抑何疏也至其中謬盭則如初學記中王粲浮淮賦經籠所錄也藝文類聚八別引於是迅風興濤波動長瀨潭湜滂沛汹溶樵乃割裂此十四字散置初學記文句之間士不遇賦將遠遊而終終下所脫是古字終古離騷文也樵乃補以慕字而曲爲之解魏衞此字今補敬侯碑陰文形垣而背阜垣者坦之譌樵不悟而亦曲爲之解大理箴九州允理經籠本無誤初學記十二正同樵誤州爲刑乃引左傳解

之不思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豈臯陶翊唐作士時事
且樵既以己意增竄多篇大非經龕之舊然羽獵賦
原載二首一張衡一王粲俱采自類書樵編王粲賦
於其第七卷將張衡一賦全行脫去藉非九卷本復
出幾莫知其原有矣凡如此者皆已一一條記又益
以羣書出入如石鼓文之於諸家音釋揚雄荅劉歆
書之於方言賦詩頌銘之引於選注狀記碑之載於
隸釋足資證明者累累在樵注外特是絕不可通之
處仍復不少故未敢輙謂成書而附卷後竊意宋人
錄時便屬如此脫誤今更後彼數百年古書日少恐

竟不能校之使通體文從字順若枚乘梁王兔園楊
雄蜀都王延壽王孫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等篇其
尤弗能無闕疑者也未審大雅以鄙見爲何如謹陳
梗概用俟教正其昨撰拙序所已論及之各條茲不
重述幸并垂察

思適齋集卷六終

思適齋集卷七

元和顧千里澗蘋

序

重刻宋本儀禮疏序 代汪閬源

儀禮合疏於經注而并其卷第始自明正德陳鳳梧迨李元陽以下皆因之從事校讐者多言其譌而宋景德官刊賈公彥元分五十卷不合經注之疏與唐舊新志同者則均未得見也宋槧殘本幸存僅缺去卅二至卅七無恙者計卷尚四十有四嘉慶初入吾郡黃氏於是張古餘太守得其校本別合嚴州經注

重編於江省後阮宮保取配十行不足者也唯時段若膺大令亦得此校本謂之單疏儀禮亦訂正自來用經傳通解轉改之失而單疏之善旣有聞矣然五十卷之面目仍未有見之者也吾郡朱槧轉歸于藝芸書舍忿世閒無二遂命工影寫重雕之以餉學子使數百年來弗克寓目者今乃可家置一部竟如前此馬廷鸞之得諸篋中豈非大愉快哉朱每半葉十五行每行廿七字修者不等各仍其舊缺卷亦然并卷內缺葉十有三翻因他本盡割棄所標經注無由推知也其卷內正誤補脫去衍乙錯數千百處覼縷

日諸家約略是同究不若此次之行摹款倣尤傳景德之眞矣若夫撰定異同不特出入紛紜恐致詞費抑復管窺專輒曷若闕如悉心尋繹元文自見云爾

重刻宋本儀禮疏後序

道光庚寅歲闓原觀察重刻所藏宋景德官本五十卷賈公彥儀禮疏自一至卅一又自卅八至五十旣成以千里平日粗涉此經命以一言綴於後千里思夫治經者期曉然乎經之意而已經之意不易曉曉之必由注經注之意不易曉曉之必由疏此讀疏之所以爲治經先務歟讀賈公彥之疏由之以曉經注

之意者最多舉其一言之鄉飲酒禮疏曰鄭注鄉射云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彼兼言文王者欲見文王未受命以前亦得召南之化此不兼言文王者據文王徙豐受命之後專行周南之教賈合鄉飲酒鄉射燕三篇之注周南召南者而疏通其意也學子但讀此疏則鄉飲酒之注與燕同不兼言文王者可以曉然而鄉射之注與鄉飲酒燕不同兼言文王者亦可以曉然又何用如若膺大令及其晚年別讀詩序先王之所以教鄭注而後始見其或不言文王或言文王有不合仍未述及賈公彥具有明文轉

謂從前不能知此哉用是推之治經者必以讀疏爲先務斷斷然矣今閻原觀察知所先後獨舉犖犖之本用餉學子可謂盛心千里轉慮此後得之較易而讀者通患習焉弗察爰附著之若乃是書流傳之緒美善之微校刊之例此不具出者見觀察所自序中也

重刻儀禮注疏序代張古餘

儀禮經鄭注賈疏前輩每言其文字多誤者予因徧搜各本而參稽之知經文尚存唐開成石刻可以取正注文則明嘉靖時所刻頗完善其疏文之誤自陳

鳳梧本以下約略相同比從元和顧千里行篋所見所用宋景德官本手校疏凡正譌補脫去衍乙錯無慮數千百處神明煥然爲之改觀千里又用宋嚴州本校經及注視嘉靖本尤勝皆據吳門黃氏家之所藏也夫二本之在天壤閒爲功於此經非淺而獲見者罕不亦惜哉遂與千里商搉合而編之重刻以行世其列卷依景德爲五十者以尙是賈氏所分也自卅二至卅七損失六卷校以魏鶴山要義而循其次第者魏所用卽景德本也餘卷有缺葉不得不取明以來本足之而必記其數者傳信也經注之文閒有

與疏違互者以其元非一本不可强同也嚴州本之經較諸唐石刻或有一二不合今猶仍之者著異本之所自出也注與疏兩宋本非必全無小小轉寫之譌不欲用意見更易者所以留其眞愼之至也至於經也注也疏也於各本孰爲同孰爲異祛數百年來承譌襲舛以還唐宋相傳之舊則釐然具在不難覆案也若夫近日從事校讐者不止一家覈其論説或取諸經傳通解等或直憑胸臆而已莫不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唯執此訂彼其是非得失庶可決定也自今卓絕之士如張蒿庵顧亭林其人以

爲依據乃無當時殘缺之慨而由是脩明通儒之業則聖之經賢之傳其精微且於斯焉在文字云乎哉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　代張古餘

撫本禮記鄭注者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今爲元和顧千里之從兄抱沖氏所藏予轉借影寫一部又慮其僅存之易絕也以壽於板仍取世行各本校讐出入爲之考異凡經文與開成石本每合明嘉靖時有單行經注本又相臺岳氏有附音本互相不同撫本爲近之矣又明南雍有附音注疏本乃俗本之祖而譌舛滋多今所論說祇以明是非差隱者至於

撫本旣是而又較然易知不更詳著或各本以外於正義釋文具得顯證則稍稍載之與夫本並無誤而後人不察輕爲譚議致生枝葉若柯山毛氏之輩連類所及亦刊正焉願將來治此經者有以覽其得失也

南雍本世稱十行本蓋原出宋季建附音本而元明閒所刻正德以後遞有脩補小異大同耳李元陽本萬歷監本毛晉本則以十行爲之祖而又轉轉相承今於此三者不更區別謂之俗注疏而已近日有重刻十行本者款式無異其中字句特多

改易雖當否參半但難可徵信故置而弗論其北宋所刻單疏見於玉海卅九卷有咸平禮記疏一條云二年六月己巳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是爲正義元書未知今海內尚有其本否曲阜孔氏別有宋槧注疏本每半葉八行經字每行十六注及正義雙行小字每行廿三每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云云亦七十卷計必南宋初所刻向藏吳門吳氏惠定宇所手校戴東原所傳校者卽此也與日本人山井鼎所據亦爲吻合而彼有缺卷矣惜今未見將屬孫淵如尻近借出行且更刻

之附記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後序

往者家從兄抱沖收善本經籍將次第刊行之未及而沒其收得各種皆廣圻預審定者也去年廣圻道過揚州時陽城張古餘先生在郡見詢羣經轉刻源流廣圻因歷舉凡先後所見以對此撫州禮記鄭注其一也先生借而校之鈔之遂復刻之恐是非莫決又附考異二卷專慮壹志唯爲古人來者計而不知其他賢者之用心弗可及也已乃覆校未得其人仍以屬廣圻於是廣圻又何敢辭今刻成矣承先生前

命識其後深感此書得託先生以傳之幸而私痛家從兄之有志未逮也兄名之逵元和廩貢生沒於丁巳春年四十五

校定尚書考異序

尚書二十五篇之古文東晉方出經唐時以列於五經正義先後數百年閒儒者罔覺爲僞自南宋吳氏棫昌言攻之下逮今日而著書抉剔其罅漏者輩出明旌德梅氏鷟其一也予嘗求得鷟所撰考異讀之歎其絕有佳者葢元吳氏澄雖有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之論而羅列書傳以相證驗實至鷟乃始近

𥨊如言人心道心出於荀子所引道經言舞干羽有苗格出於淮南子及言割裂論語與夫改竄左傳之失其本旨者往往精確不磨切中僞古文膏肓卓然可傳也但其書不甚顯於世故著錄家有五卷四卷一卷之不同而書名或稱考異或稱譜文字亦彼此多寡分合互異近孫伯淵先生蒐訪善本詳加校正將以刊布固其宜哉或者曰閻氏若璩疏證言尚書譜讀之殊武斷然當創闢弋獲時亦足以驚作僞者之魄採其若干條散各卷中然則有疏證殆可無此書已子曰否疏證第二卷言大禹謨泰誓武成句句

有本言襲用論語孝經易書詩周禮禮記左國爾雅
孟荀老文列莊其中採鷟語必多今全卷有錄無書
然則鷟書之存正可補疏證之缺而烏可廢耶且夫
學問之道無窮者也是故有若梅氏此書之不知孔
壁眞古文逸十六篇而誤信正義指作張霸百兩之
類俟閻氏正之而梅氏閻氏皆不知眞泰誓伏孔皆
有即史記所載鄭康成所注之類又俟惠徵君棟之
古文尚書考出而後正之然則凡其得之失之皆一
一不相掩而梅氏此書自無妨與閻惠並行以待後
學之博觀也鷟字某正德癸酉舉人官國子學正見

旌德縣志閻氏又言其兄鶚字幼龢一字百一正德丁丑進士撰述頗夥亦疑古文今雖無所傳當與鷟議論大致相同矣

釋名略例

顧千里曰釋名之例可知也其例有二焉曰本字曰易字是也雖然猶有十焉曰本字曰疊本字曰本字而易字曰易字曰易字曰疊易字曰再易字曰轉易字曰省易字曰省疊易字曰易雙字本字者何也則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以上釋上如此之屬一也疊本字者何也則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以蒼

蒼釋蒼如此之屬二也本字而易字者何也則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以止宿之宿釋星宿之宿如此之屬三也易字者何也則天顯也在上高顯也以顯釋天如此之屬四也疊易字者何也則雲猶云云衆盛意也以云云釋雲如此之屬五也再易字者何也則腹複也富也以複也富也再釋腹如此之屬六也轉易字者何也則兄荒也荒大也以荒釋兄而以大轉釋荒如此之屬七也省易字者何也則綈似蝌蟲之色綠而澤也以蝌釋綈而省蝌也之云如此之屬八也省疊易字者何也則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

也以皓皓釋昊而省猶皓皓之云如此之屬九也易雙字者何也則摩娑猶末殺也以末殺雙字釋摩挲雙字如此之屬十也十者非他也二例之分焉者也第二以上本字例分者二第四以下易字例分者七而有第三之一例分半於本字半分於易字者在其閒以相關通然則易字之所由生固生於本字而已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讀者循是而一一求焉凡今本脫誤之當補正者無不可知也至於尤脫誤而非復能補正者亦無不可知也吴子志忠將治釋名屢咨其所難知者於予故略舉本書以明其例

書而貽之

補刊集韻序

集韻爲卷十爲凡十二爲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因隋陸法言而新增者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蓋自宋以前羣書之字略見於此矣元明之際鮮究小學此書僅存孝遂國朝右文秀水朱檢討彝尊從毛扆斧季家得其傳鈔本於康熙丙戌歲屬曹通政寅刊之由是與同時所刊廣韻各書並行於世集韻以無他刻學者尤重之版存江寧權使署百餘年來漸已損泐是誠不可不亟爲補完也桐城方葆巖尚書

謀之權使雙公屬廣圻與同志諸君經營其事今凡重雕者少半而還舊觀矣朱氏傳鈔本未免筆畫小譌俱仍而不改者恐失其眞也其北宋槧本尙在揚州某家又吳門有影鈔宋槧本陽湖孫淵如觀察全椒吳山尊學士每欲訪借斯二者而刪刊之不更善之善者歟輒爲舉連附記以期他日者接是舉而有成也

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序 代黃蕘圃

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爲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爲祖有未經其手如此明

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線而已前輩取勘公序本皆謂爲勝然省覽每病不盡傳臨又屢失眞終未有得其要領者丕烈深懼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抄者開雕以餉世其中字體前後有歧不改畫一闕文壞字亦均仍舊無所添足以懲妄也譬字之餘顧涉補音及重刻公序本綜其得失之凡而札記之金壇段先生玉裁嘗謂國語善本無逾此其知此爲最深今載其校語惠氏棟閱本借之同郡周明經錫瓚家亦載之以表微參管窺者以某案別之旁逮見聞則標姓名諸注疏及類書援引殊未可全據故多從略總如

于條爲一卷至於勝公序本者文句煩簡偏旁增省隨在皆是既有此本自當尋校而得苟非難憭不復悉數矣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代黃蕘圃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眞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

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
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序
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爲
藥石可一慨已今年命工纖悉影橅宋槧而重刊焉
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
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
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
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顧貽
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
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

粱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沖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釆正傳補注標舉行間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

戰國策札記後序

黃君蕘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敘錄云皆定以殺靑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卽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

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會
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
爲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
聲續校總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
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爲
定本尚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駁正
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
蕘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
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
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

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敘錄所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太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詁訓徵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篲湍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藁卒卒未竟他年倘能徧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爲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蕘圃其以爲何如

思適齋集卷七終

思適齋集卷八

元和顧千里澗蘋

序

汪本隷釋刊誤序 代黄蕘圃

洪文惠隷釋廿七卷相傳徐髯仙有宋槧本甚精妙後歸毛青城載還蜀中此讀書敏求記云然是宋槧本也是翁亦未之見也今行世者僅錢塘汪氏新刻本而已乾隆甲寅歲予得崑山葉文莊六世孫九來所藏舊抄本缺第四第五第六三卷今年秋借貞節居袁氏所有抄本補全復借周香嚴家隆慶四年錢

氏抄本勘正其本皆十行廿字與元泰定乙丑槧七卷隸續同而遇宋諱處則缺畫蓋依宋槧本所抄也爰借顧子千里訂諸本之異同取婁彥發字源爲證惟葉本最多吻合乃知文惠原書字體纖悉依碑而汪本則失之遠也摘記千有餘條刊其誤遂刻以貽留心東漢文字者又明萬歷戊子有王雲鷺刻本實汪本所自出點畫之訛每昉于此而汪本輙有正其舛補其脫者故置不復論葉本亦間與字源不同詳觀筆札不甚精妙或尙非宋槧本之比倘欲使文惠所云費目力於此書不少者盡還舊觀則惟覬仙故

物一旦復出當有此愉快矣

汪本隸釋刊誤後序 代黃蕘圃

右皆汪本之失今據葉本爲之刊誤凡葉本與字源合者雖同此一字不過偏旁點畫稍涉岐異必爲標舉蓋觀文惠擬急就之作知其最用意於此校是書自不容不爾矣又如莢莢几几鄭鄭宰阜肙自邵郎之類既截然兩字而區別但在分豪此之不謹將大有妨文害義者故不辭泥〻一筆〻一畫以求之至于石門頌榦服之爲輔服婁壽碑不可營以祿之爲榮唐公房碑天下莫之下有所增加類是不知者謬用改

易而後人乃以咎此書釋碑爲未審是誤之爲弊且足以上累文惠又何可不亟亟刊之

汪本隸釋刊誤後序

黃君既刊汪本隸釋之誤而命予爲之文以發之予因紬繹洪氏書以爲婁彥發之有功是書不惟與舊本合也如尤韻有渠字注云韓勑脩孔廟後碑四方士渠今作梁小韻有巛字注卌此羊竇道碑巛弱得過字也今作水陽韻有粱字注云羊竇道碑故吏粱汜蓋姓也字却从米今作粱言韻有底字注四一此唐扶頌底究羣奧字也今作底皆韻有衺字注五五

此鄭固碑褒冉季之政事字也今作襃勸韻有㨨字注八九此陳球後碑㨨精極徵字也今作搠耕韻有垠字注九二此孫根碑子養口垠字也今作珢屋韻有穌字注九四此魏元丕碑曹穌字也今作穌眞韻有賔字注百卅八此石經尙書予維四方罔攸賔字也今作賔線韻有援字注百六八此州輔碑援立聖主字也今作㥯而尤韻又有注五八之羗字在王純碑今作笑漾韻有注百七六之羕字爲故吏殘題名常羕今作荒舊本無不譌矣得字原乃正之至若白石神君碑猶自抱損抱當是抱荀子宥坐說苑敬愼

挹而損之韓詩外傳作抑卽此字石經尚書道出于不詳道當是道卽爾雅酉終也故孔作終造橋碑單甫牧英不忍戕民牧英當是杖莢杖莢事詳詩緜正義武梁祠像衛將軍衛當是齊事見列女節義魯義姑姊傳此類竊疑洪氏原書亦不如此而舊本槪然當是傳寫已譌耳今黄君此書意在復舊本面目有他說而不涉舊本則弗及也閒嘗與予論文惠密于考史而疏于證經彥發長于體勢而短于音訓均有待于後人更爲補治予因謂亞當發其疑正其讀彙爲一編而并條繫件綴其所以意校定者於下其於

東漢文字不彌有功耶故輒書所管見於後以俟黃君是正焉

重刻奉天錄序　癸未

秦敦夫先生在都中得奉天錄一冊於龍變堂觀察云出自徐星伯太史家者攜歸定爲四卷屬不佞校刊焉謹按趙元一奉天錄四卷載於新唐書藝文志與徐岱奉天記崔光庭德宗幸奉天錄等並列意當日獨流傳非廣故司馬溫公撰通鑑考異引奉天記八條幸奉天錄九條絕不引趙元一錄殆局內無此也然下逮南宋陳振孫馬端臨皆著之於錄明楊士

奇文淵閣書目倘有唐奉天錄一部一册在宙字號而近日則徐崔兩種久佚趙錄亦絕無僅有矣錄中序次考以年紀或後先參錯恐未必全屬舊貫茲無所更定若字句轉寫之譌悉心讎正固十得八九疑弗能明者僅從闕如之義其事跡出於正史外頗多咸足資博覽而凡厥不同均可彼此互證閒有所失如朱滔自王號冀而此以爲燕嗣滕王湛然從元宗入蜀在天寶十五載而此以爲預建中昇役盧杞貶新州司馬而此以爲夷州乃元一傳聞之未審者耳至於新唐書采渾瑊埋伏漠谷事入朱泚傳而云跳

攻長安泚大驚踣楊前今觀此始知瑊抵朱泚營壘謂奉天城下故與漠谷近非長安也宋劉洽白搭戰事入李希烈傳而云洽引還卒桓少清攬轡曰公少不利遽北柰何洽不聽夜入宋州今觀此始知洽敗後夜奔失路反嚮賊營少清意洽將死敵故控之使迴當日問荅尤詳不解宋子京何以皆誤加竄改如彼也郎是而知其書之可以傳矣踰時告成略舉所知願與先生及世間深於史學者平議之

校刊華陽國志序　代廖運使寅

唐以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輔黃圖及晉常璩華陽

國志最古三輔黃圖爲宋人增亂華陽國志明刻本俱缺卷十之上中兩卷近時始有補完本而皆舛誤不可讀予家盆土念搜討古迹莫先於此志求善本不得前十餘年由中州葉令擢守京江唐刺史仲冕告予謂陽湖孫觀察星衍有李氏振宜家所錄宋嘉泰四年李堊刻本擬即借刊後以右遷觀察至豫章未遂其願及再來江淮司轉運之事官閑餘暇披閱此書因借數本合校之又參以書傳所引舊文訂定譌錯按李堊序稱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

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則因而全之是其本已經歪刪改故蜀志汶山郡與越巂郡誤連而少汶山屬縣及漢嘉郡士女讚少巴郡第二又三國志注引此書有李宓陳情表而今本無之此類悉加補正或附按語以詒學者雖元豐閒呂役公大防所刻不可得見無以全復常氏舊觀其視歪本則固有過之無不及矣元和顧茂才廣圻是正諸書最稱審密竭半歲之力爲予督工開雕故能精致古雅不減宋元佳刻孫觀察雅好流傳古書又見近世脩志者空無故實慨古地理書多放佚嘗欲刊行舊本以備一方掌

故先校刊三輔黃圖長安志於關中又刊建康志於江左每惜浙中未將乾道咸淳臨安兩志付梓又因脩志松江先刊楊潛雲間志今此書成於晉魏之間古字古義尤足證佐經史後有脩滇蜀方志者據以爲典則誠䕺林之勝事也其書稱華陽者晉代梁益甯三州故禹貢梁州之域爲今四川省及雲南并陝西漢中迤南之境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注疏以華爲華岳恐此華在迤東陽爲荆州非梁州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正義曰封宮在岐州平陽城內也則此華山在岐州之北

其南正值梁益與太華不同黑水據括地志云源出梁州成固縣西北太山亦與三危之黑水殊異說經者誤以此爲滇池之黑水又謂瀘水皆誤然常氏書以此爲名而未記載辨析惟蜀志云五岳則華山表其陽特用補其義云

校刊輿地碑記目序錄　己丑九月

輿地碑記目四卷取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十二門之曰碑記者而爲之嘉定錢少詹云不知何人鈔出想是明時金石家者也予案象之所言碑記各爲一事碑指石刻記指志書而鈔出則意重在碑特未析去

其記而已明刻不多見予嘗得孫淵翁趙晉齋兩家寫本又據殘闕紀勝原書就所存之卷逐一讎校乃始補其脫者若干行正其誤者幾不勝枚數於是粗有條理可用省讀矣金陵車君秋舲因從予傳其副復約其邑中陳君雪峰舉而刊之二君皆處寒素而能篤嗜古蹟遊歷所至必有椎拓若值同癖不吝分餉今復流布此書欲爲海內搜奇訪異者作道夫先路之助誠可謂大雅不羣與人爲善者也亟從臾其成而爲之序且今者紀勝闕卷卅有一好事者每惜其未由補全孰知求之此書則卅一卷之碑記雖削

湖南路之潭州成都府路之彭州綿州漢州邛州黎州利西路之天水軍俄空其七耳其餘尙多無恙者皆原書之壁簡也豈徒有裨於金石家哉予輒兼取兩書參互考訂删定二百卷之目撰錄一通著厥存否并列於左冀諗知者蓋云以二君之爲亦有樂於此也

右碑記中亦闕者七疑明人編此書時已未見其全也然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鏤刻精雅楮墨如新乃宋本中之佳者似仍係完帙不審倘在世間否耳今所據但鈔本闕卷之外復

多闕葉如楚州濠州與元府及永興軍之下半碑記均籍此書而僅存愈徵其有益者非尠矣其一百三十五興化軍錢少詹未見而云闕卅二卷鈔本有之故今不在所數焉

唐律疏義後序 丁卯

右至正辛卯崇化余志安刻本其律及疏議整齊略無譌錯抹子亦完備靡漏非尋常傳鈔者比也唯釋文頗有難讀處今年淵如先生見屬摹刊於江甯細爲尋釋見其序有云此山貰冶子治經之暇得覽金科遂爲釋文此山貰冶子未詳何人序又無年月并

撰序人名氏然必在王元亮以前故元亮於第一卷後自署重編也御待制序言王君長卿以釋文纂例二書來即指重編釋文而不復追述元撰者耳又考第三卷義甯下有云隋末年號第十七卷出繼同堂即不合緣坐下有云釋曰出繼謂伯叔父及兄弟之子已之子內有出繼同宗者同堂謂伯叔父之子今俗呼爲親堂兄弟者第廿六卷或沚冷熱遲駛下有云疎吏反第廿八卷即停家職資下有云停家職資謂前職前官皆所謂此山貰治子釋文而重編刪併有未盡也證之以元亮廿八卷釋中詳其釋意之語

尤確無可疑矣蓋其初是子注而釋甚詳如今在長
孫無忌進表下及名例一疏議下者後所重編乃總
退入卷末而自第二卷以下釋往往簡矣其所以難
讀則有應別自爲條而連他條者有應屬一條而分
數條者有標其字而佚其釋者有釋在而遺標字者
有前後互換其處者有釋所據本不同而牴牾者則
未知王元亮重編而如此歟抑余志安刻之乃如此
歟今守前人愼下雌黃之戒悉依舊文弗敢輕加改
易意欲請先生更撰考定釋文都爲一編與此兩行
要舉其大槩以書於後世有善讀者引類以求探端

知緒或且不難於所欲考定者自名闇同也夫

重刻宋元檢驗三錄後序 庚午十一月

宋代始有檢驗之書然自內恕錄等皆亡佚無考其存者莫先於淳熙間宋慈惠父洗冤集錄向得元槧本丁卯歲爲孫淵如觀察摹刻於江甯附唐律疏議後以行旋又得無名氏平冤錄元東甌王氏無冤錄二種皆舊鈔本乃并取三錄合成一編適觀察以戊辰秋請假南下用舉告之謀別刊而未果也今年夏謁山尊學士於紫陽書院語次索觀曰是不可使無傳遂付刻焉考前乎此明胡文煥格致叢書中已嘗

三錄並刊然所據未精譌脫累累且其本亦艱數覯今因勝之遠甚而一編單行人盡可得想觀察知是舉也必同其快然矣

重刊宋本名臣言行錄序 代洪賓華

五期三名臣節用著姬漢以前麟炳爲烈論語云爲臣不易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取容悅而旅進退之流靡名飾後盡棊難矣自袁宏三國之贊著選蕭文吳競十卷之奏編題唐志名臣之目斯其緣起有宋際五季之厄運纘三唐之墜緒趙燿厓垠歗置殷輔南都天水非關婦子之謡中朝人心早振士

夫之氣語其開國則忠獻武惠魯國宣靖輩出爲桓武戡定之規洎其中葉而平仲孝先希文公序嗣美亞蹇諤匪躬之節是以五鳳中鳴而晨雞罔刺一龍偏驚則櫪驥咸歸自非氣節矢諸旦明忠藎胣諸夙夜曷以富韓耆舊合軌於前宗岳宿將摧躬於後求諸前代蔑以臻兹若迺昌明性道開關閩濂洛之傳發爲文章挺歐蘇曾王之秀得人之效養士之報其顯著焉不獨紹興小錄同年特異考亭寶祐登科三仁尤推宋瑞也已名臣言行錄一書凡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皇朝名臣言行

續錄八卷四朝名臣言行錄上十三卷下十三卷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十七卷五朝謂開國至英宗三朝則英宗以後至徽宗也皆朱子撰四朝謂中興以後皆朋溪李幼武士英撰陳均備要從其朔而標名景定鏤版合全書而彙刻國史家乘並見蒐羅嘉言懿行悉加編記趙子直之奏議大意見於分門杜眉州之碑錄旁采亦資別集與此鴈驂斯爲鼎峙焉矣夫總裁全局咸遵吉觧之成編事略貴詳尤訪東都於禹偁讀史徵信不其然乎是書傳刊舊多譌舛近得宋槧完善可觀則太平老圃校正崇砼平翁序

識者也謄本肇末篇次秩然乃知呂祖謙之初見草創本非完書趙希弁之所藏差誤必屬另本覩茲全璧爰付重雕冀廣流傳其資探討至於錯簡更釐譌文糾正則元和顧君千里之功多焉烏絲蠲扁存麻沙舊日之模青簡摩挲竭蘭膏數夕之力紬遺編於石室實賴弆藏操墜簡於崇山斯深景仰云爾

宋本名臣言行錄後序

鈐庵殿撰重刊宋名臣言行錄成屬爲覆校因悉心細勘一過底本有全葉落去者如後集十二卷之十及十三卷之十三十四是也皆據別本補之有錯簡

累數百字者如後集六卷不能周知四方風俗起至多有文字論列止及別集上一卷若能萃勵將士起至有詔不得進兵止是也皆按文義移之又證諸宋史與說部文集則見其有年名誤者如別下十二紹興十一年十一誤七別下十三紹興三十一年三誤二外十二己未己誤乙外十六紹熙四年熙誤興又淳熙戊戌戌誤紹之屬是也有地名誤者如前八定川定誤廣後五春州春誤秦續八承州承誤成別士二仙人關仙誤金別下一京口京誤荊之屬是也有人名誤者如前一弭德超弭誤彌又魏仁浦浦誤溥又羅彥瓌瓌誤環後十二梁燾燾

誤壽後十三王韶韶誤詔又張繹繹誤驛別下五宋勔勔誤靦之屬是也有人謚誤者如別下六晁文元文誤友之屬是也有官名誤者如前九將作分司作誤軍別下九保定軍節度定誤靜又奉國軍別下十三同奉誤秦別下十一兼營田大使營誤管之屬是也有脫字者如前七爲河東陝西宣撫使無宣字後五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無屯田二字後六熙甯七年無七字別下十二進少保無少字又張子蓋無蓋字之屬是也有脫句者如外五老子太平世全無此五字之屬是也有兩句各脫其半者如續三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

而止無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十一字別下八周
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無五卷辨學四字之屬
是也有衍字者如後十三志完以書約承君承下君上
衍唐字別下七徐俯師川徐下俯上衍川字之屬是也
有倒字者如別下五弭盜遏虜作弭虜遏盜外十四待知
已作待已知之屬是也有訛字者如前一互市互訛牙
前十笠棺笠訛空後二歐余王蔡王訛生又机席机訛枕
後三譯人譯訛澤後四參伍伍訛任別下十二刦之刦訛却外十
二苛急苛訛奇之屬是也有誤字者如後四陰生於午
午誤子又故陰乘而動乘誤盛外五十二萬九千六百

年九千六百誤九百六十之屬是也有小字側注錯入正文而橫隔句中者如前五賈同字希德門人私諡存道先生十三字在一日賈存道過濟之間前八范鎮二字在時予爲諫官之間之屬是也有注所出書名而訛脫者如後二溫公日錄日訛目後十三崔正言婆娑集婆娑集誤姿姿佳前二金坡遺事無坡字後七冷齋夜話無夜字之屬是也有引用古事而訛誤及脫者如後六碩人碩訛顧續三去健羨去誤美又下筆不能自休不誤才外四縣賁父縣訛孫外五外臣外誤老又三百八十四爻無三百二字外十三暖暖姝姝暖訛曖之屬是

也有因當時俗體字致誤者如後三卞急外四同卞作辨別上二餘千餘作余別下四賢否之辨辨作卞之屬是也凡若此者皆一一改而正之至於與正史他書雖爲駁異而文義無差者皆存其舊卽有元缺不敢妄足與殿撰鈎稽檢校閱百餘日乃始蕆事大抵完整可通矣且以字畫紙墨驗之知係麻沙重雕朋溪本故不能無失今茲所訂期合厥初爾唯恐將來觀者不察新舊本異同之由爰爲舉例著之如右其類繁多不一一徧出也

思適齋集卷八終